

中科大校博物馆馆长张居中谈中国史前三大占卜系统： 淮汉龟卜或是占卜文化源头

王一婷 记者 李皖婷

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安徽人，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横贯东西，连接南北的淮汉文化带，中国史前签卜、龟卜、骨卜三大占卜系统在这里交叉融合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昨天上午，中科大校博物馆馆长张居中教授来到安博大讲堂，揭秘中国史前三大占卜系统，带着听众近距离领略淮系文化的巨大魅力。

从龟卜到签卜再到骨卜

对于淮汉文化带来说，这里，不仅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龟卜系统，中国史前签卜、龟卜、骨卜三大占卜系统更在这里交叉融合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“我们在9000年前的随葬品中，就发现了有占卜作用的龟甲被作为随葬品下墓，这说明龟卜至少已经存在了9000年之久。”张居中说，在贾湖遗址以及大汶口遗址中都出土了不同形态的龟甲，“两片龟甲里放上石子或是粮食的种子，8个一组或是6个一组，巫师通过摇动龟甲来占卜。”

时间继续往前走了1000年，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出现以抽签为占卜方式的签卜。“跟现在的抽签有类似之处，和龟卜一样是数占的一种。”张居中说。

又过了2000多年，骨卜出现了。“需要占卜了，就立刻杀掉一只羊或一只猪，拆下它的肩胛骨看上面的血丝来占卜。后来发展为用烧热的铁棍在这些肩胛骨上烫个洞，来观察旁边的骨裂纹，古人相信这些不同的裂纹走势代表上天对他们的暗示。”张居中告诉记者。

签卜、骨卜和龟卜融合到一起

张居正说，在安徽凌家滩曾出土数个具有占卜性质的玉龟、龟形玉佩，以及玉签、玉板、玉签筒等占卜器具，玉龟和玉签筒更是同出一墓，加上外形又极其相似，清楚地揭示了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。“我们觉得，在5300年前，凌家滩的占卜文化已经把龟卜和签卜融合在了一起，并且已经相当成熟。”

无独有偶。在下玉岗发现的龟卜与骨卜共存，以及大河村发现的“灼龟卜”，恰恰说明骨卜也已经和龟卜结合到了一起。

或是最早“占卜”起源

现在我们说起“算命”，总是想起八卦，想起《周易》。其实《周易》只是“三易”之一，《连山易》、《归藏易》和《周易》合在一起才是

完整的“三易”。

《归藏》已经失传。不过在张居中看来，“归藏”即是“龟藏”，很可能就是从淮汉流域的龟卜系统中发展而来。“如果真是这样，龟卜就成了易经的三大鼻祖之一。”

不仅如此，人们如今熟知的周易也是数卜的一种，无形中和同为数卜的龟卜也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生于淮汉流域的龟卜，后来还推动了道教的产生。这种从安徽发祥的占卜系统，说不定就是最早的“占卜”方式呢。

链接

龟卜：灼龟甲卜吉凶。

签卜：用抽签的方式占卜。

骨卜：利用动物的骨头来预测未来。

中央媒体看安徽

新型乡村工业园的宿州模式

据《农民日报》19日头条报道 每天清晨，安徽省宿州市泗县长沟镇胡杨村农民姚萍都会乘车赶到镇上，找一个早点摊坐下吃早饭，然后准时去乡村工业园里的工厂上班。傍晚，姚萍又会随着铃声下班赶回家中陪着老人孩子一起吃晚饭。在农忙季节里，她还会就近帮着老人打理家中的几亩地。在安徽宿州，像姚萍这样在家门口工作、挣钱种粮两不误的新一代农民工正呈井喷趋势增长。

从外出打工到返乡务工，反映在农民身上的这种颠覆性变化正在宿州农村悄然发生。而令人瞩目、勃发生机的这一经济载体——新型乡村工业园，也成为一种镇域经济的发展模式，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复制。

宿州作为一个农业大市，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，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呼声越来越高。2009年，宿州市委、市政府出台了《关于新型乡村工业园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，确定了乡村工业发展目标任务，实施新型乡村工业园建设“百千万”工程，即每“百亩园区”实现“千人就业”和年人均“万元收入”。

这项旨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民生工程就此拉开大幕。

十载风雨迎来桃李飘香 安徽外国语学院 昨日迎来十周年校庆

星报讯(记者 周玉冰) 10年前，一群拓荒者在合肥紫蓬山下栉风沐雨，励精图治创办了安徽外国语学院，结束了我省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一所独立设置的外语学院的历史。10年来，从最初的数百人到如今上万名学子，并成功晋级为本科院校。10月20日，安徽外国语学院迎来了建校十周年庆典。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维芳、省政协副主席赵韩等领导以及中科大、合工大、安大等兄弟院校领导出席庆典大会。

上午九点五十八分，在省政府督导专员、安徽外国语学院党委第一书记汪良发的主持下，庆典拉开序幕。

省教育厅民办教育处杨建华处长宣读了中共安徽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的贺信。中国科技大学、合肥工业大学、上海外国语大学、天津外国语大学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、外交学院等院校都发来贺信。

不敢走出院门的患病少年，害怕别人叫他“怪物” “如果治不好，请把我埋在院子旁”

姜西峰 宁传亮 巩彬
记者 杨文艺 王涛文/图

小威龙(乳名)今年12岁，家住界首市砖集镇腰庄行政村刘老家村。他1岁时便患上神经性血管瘤。此后，一家人便奔波在漫漫求医路上。12年来，随着小威龙的成长，他左脸颊上的血管瘤逐渐长大，如今威龙脸部变得“面目狰狞”。

“我想治好病，去上学。”“要是治不好，就把我埋在俺家院子旁的沟边，埋远了我会害怕。”每次听到儿子这样说，母亲刘玉芬总是忍不住偷偷抹眼泪。

“我害怕别人叫我‘怪物’”

10月20日，在小威龙的家，记者看见了这个身穿蓝色短袖衫的小男孩，瘦小的身板，黝黑的皮肤，左脸几乎变了形，脸上的肿瘤已经有些下坠，左眼因肿瘤的压迫也已开始倾斜，视力几乎为零，并且还总是不自觉地流眼泪。一看到记者等人的到来，小威龙赶紧低下头，默默往屋里走去。

“他怕见陌生人，怕别人看到他的脸。”刘玉芬告诉记者。

“我不想出门，出门别人会说我。”一直沉默不语的威龙突然小声解释，“我害怕别人叫我‘怪物’。”

面对天价药费，家长无可奈何

据威龙的奶奶介绍，刚开始时，威龙1岁时，只是左脸上长了一个肿块。

“当时，我们就带他到医院看了。”刘玉芬说，她们带着威龙去了不少家医院但都



捧着爱心款威龙说“我有希望上学了”

没法确诊。直到2004年，在洛阳150军区肿瘤医院，威龙被确诊为“神经性血管瘤”。“医生说虽然是良性的，但要动好几次手术，估计需要几十万元。”

威龙的父亲刘登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，一家人面对几十万元无疑是“天价”。无奈夫妻俩只能带着孩子回了家。

等脸治好了，再来上学吧

当记者问威龙有什么心愿时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慢吞吞地说，“我最想治好病，能上学。”每天上学放学时，威龙总是站在自家门口，看着过往的同龄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。等到孩子们都走完了，他才肯默不作声地回到屋里。

早些时候，刘登杰也带威龙去过学校，

但校长怕他吓到别的孩子，也担心他受歧视，总是说“等他脸治好了，再来上学吧。”

前一段时间一次医院检查，让刘玉芬和丈夫忧心忡忡。“医生说，要是再不治，这肿瘤长大了就会自动爆裂，到时孩子可能就没了。”

孩子，让我们帮你战胜噩运

小威龙的遭遇在网上传播开后，爱心如潮般涌来。

阜阳工商银行文峰支行，阜阳市电子政务办公室、阜阳市青年创业联合会、阜阳市久程电动车产业园、视觉婚纱摄影……连日来，爱心接力活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。20日上午，15000元爱心款被送到男孩的手中。

目前，阜阳爱心人士的行动仍在继续。

涉贿450万

淮南一国企原副书记被判19年

星报讯(吴贻伙) 贪污、受贿总额达450余万元，虽然也害怕过，但却只退了个“零头”，仍然有近400万元进了自己腰包。由安徽省检察院侦查终结的淮南矿业集团原党委副书记孔令昌(副厅级)涉嫌受贿、贪污一案，在一审首次开庭八个月之后，近日有了判决结果。10月16日，安徽滁州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、贪污罪数罪并罚，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九年，并处没收

财产46万元，违法所得现金、购物卡及财物计450余万元予以追缴。

今年58岁的孔令昌先后任淮南矿务局潘一矿矿长、淮南矿务局安监局局长、淮南矿业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、旧(危)房改造建设领导小组组长、生态环境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、淮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。

据检察机关指控，1994年至2011年，

孔令昌利用担任上述职务的便利，在工程发包、工程款拨付、供应商准入资格审核、人事调整、职务晋升、违纪问题查处等方面给予他人关照，索取或非法收受45人的贿赂现金、购物卡及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447万余元，为他人谋取利益。此外，孔令昌还将个人消费开支在下属单位报销，共侵吞公款人民币53万余元。检察机关认为，应当以受贿罪、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